

啟 思出版社於 2014 年香港書展舉辦了「灣仔急轉彎——港島文化散步經驗談」講座，邀請了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劉智鵬教授和香港作家、資深編輯劉偉成先生為主講嘉賓，帶領聽眾回顧灣仔的歷史變遷、聽聽香港作家對灣仔的回憶，也看看灣仔如何孕育出多部充滿香港氣息的文學作品和一羣有血有肉的小說主角。

身為新界居民，筆者遊港島的次數屈指可數，若問及對灣仔的印象，我也只能尷尬地告訴你，那是每年書展的舉辦地點。我對灣仔的歷史、地理位置和建築物等，都是茫無頭緒的。然而，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灣仔和我，卻在這次講座中，來了個浪漫的相遇，兩位講者帶領我在灣仔轉了個急急的彎，看了看它的故事，令我也體味到老灣仔對灣仔的那份綿綿情意……

其實「灣仔」和「急轉彎」之間是存在矛盾的。據劉教授所言，顧名思義，「灣仔」這地名的由來，源於海岸線「小小的彎」——既然只是小彎，就不要把是次講座內容想像成在灣仔的馬路上急轉飄移的場面。講座分享的，其實是灣仔各方面的急促轉變。



在記憶的轉彎處

「灣仔急轉彎——港島文化散步經驗談」講座後記

灣仔好像見證了一羣老灣仔的童年，可是，有否想過，其實這羣老灣仔，也見證了灣仔的童年？

■ 文：李柏怡

灣仔迄今最大的轉變，是它的海岸線。香港剛開埠，政府便開展填海工程。劉教授提出有趣的一點：初期的填海工程，是沿着灣仔舊有的海岸線進行，以保留灣仔那「小小的彎」，告士打道就是沿海岸彎位填海而成的道路；然而，以後的填海，政府已再無興致為那「小小的彎」大費周章，故灣仔現在的海岸線是既平且直的。市民看着旁邊凹進去的銅鑼灣，甚至會懷疑這個「灣」才是「灣仔」。灣仔海岸線的演變，可說是它的地形和填海工程急轉彎的反映。

說到填海，不得不提灣仔與對岸的距離。記得劉教授只簡單說了一句，我們便已會心微笑：「那個年代（填海前）若舉辦渡海泳比賽，（兩岸距離）會是現時賽道的兩倍！」想起每年在電視上看見維港渡海泳的健兒喘着氣接受記者訪問的畫面，不知他們多游一程後，上岸那刻又會有甚麼感受？

填海工程除了改變了灣仔的海岸線，還「填」走了甚麼？教授在講座中，兩次提到，在 1870 年代，灣仔有個全港歷史上最長的碼頭。這個碼頭屬於香港埔頭貨倉公司。究竟這個最長的碼頭有多長？教授說，曾經有航空母艦停泊於這個碼頭——既然是航空母艦，碼頭有多長、當時香港有多少貨物需要上落，也就可想而知。可惜現在，碼頭的長度真的只能靠「想」，因為填海工程已經把它「填」走了……

填海，確實也填走了一些美麗的海景。教授在講座中，還描述了一個令我回味無窮的畫面：以前的電車道，有一段是沿着海岸線行走的，乘客可以在電車上迎着海風，透過車窗俯瞰大海——鵝頸橋上原本就是一段電車路，而橋下則是一片海。我一邊聽教授的描述，一邊想像坐在古舊的「叮叮」上，數着窗外的一朵朵浪花……浪漫的交通工具、浪漫的風景，築起一條浪漫的路，這段路究竟送給多少人浪漫的回憶？

除了浪漫的畫面，還有一個充滿漁村風味的畫面——知道「堅拿道」的名稱由來嗎？教授告訴我們，從前的堅拿道是一條沿以前的黃泥涌河道兩旁興建的人造水道，黃泥涌河道又名寶靈頓運河，「堅拿」就是運河 'Canal' 的音譯。當時的灣仔居民會在這條人造水道中捕魚，體現了香港以前作為漁港的特色，建構了一幅瀟灑古舊風味的漁民捕魚圖。然而，現在，當我們走過灣仔和銅鑼灣交界的這條路時，如何能夠想像，曾幾何時，這裏是一個大水坑，而匆匆走路的摩肩行人是撐着竹竿、掛着滿足微笑的漁民？



劉智鵬教授



劉偉成先生



重温講座內容：<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we9WmkeTJw>



五十年代的春園街



四十年代的修頓球場



但原來它有一段韻事。香港初開埠，景觀幽美的春園（Spring Garden）為英國達官貴人的居住之地，惜在港督府遷至中環後，社會地位較高的外國人亦隨之遷離，春園逐漸變成尋花問柳之地，也見證了香港早期的市井文化。春園街亦「因街成市」，為配合灣仔當時頗大的電影院市場，這條小巷開了許多售賣零食和涼果的店鋪，變成包括劉偉成先生在內的舊街坊的兒時回憶。現在，春園街變成貫穿修頓球場、灣仔港鐵站和合和大廈等寫字樓的重要街道。雖然它保留了一些老鋪，想找舊有的零食還是可以找到的，但是，每天匆匆趕着上班的人流，終究趕走了從前市井的熱鬧，也趕走了屬於市井的人情味——昔日的春園，不經不覺轉了兩個大急彎了……

雖然填海工程填走了灣仔的海岸線、碼頭和海景，但也填補了一點甚麼。這一點「甚麼」，就是一羣老灣仔的童年回憶。劉教授回憶小時候，灣仔正開始進行填海工程，因填海而開發的馬路尚未通車，他最愛騎單車在這條空空如也的馬路上，迎着海風「衝刺」。「衝刺」為的是甚麼？為的可能是一件珍貴的「寶物」。奇怪，為甚麼會有寶物？原來，當時以海沙填海，而海沙內藏有不同大小、形狀和顏色的貝殼，很多小朋友都在海沙中「尋寶」。這些貝殼，也許就是孩子們在單車比賽之後贏得的獎牌。一羣好朋友騎着單車，無憂無慮地為角逐美麗的貝殼而努力衝刺，是令人嚮往、又真實存在的童年。

這樣看，灣仔好像見證了一羣老灣仔的童年，可是，有否想過，其實這羣老灣仔，也見證了灣仔的童年？又有否想過，令灣仔「急轉彎」的，並不限於持續的填海工程？

「灣仔——不是今天的灣仔，全是童年所見風光，我看六國飯店、敦梅學校、岸邊的垃圾碼頭、運棺材碼頭、加列島，沒有高樓大廈遮擋，我連半山上的姻緣石都看得見。突然——救命呀！轟炸灣仔了！船上人齊聲大叫。只見從岸邊到山上，一層一疊火幕，火中閃閃，卻顯出會議展覽中心、華潤大廈、新鴻基中心、合和中心……蓋地而來，滿天通紅。」¹

小思〈一夢〉

時間把灣仔轟了一轟，屎尿巨人便踢走了古舊的建築，而這些古舊的建築，是老灣仔心中的灣仔地標。

劉智鵬教授和劉偉成先生不約而同談到灣仔的春園街。雖然現在春園街看似與其他街道無異，

「那時候——該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修頓球場還沒鋪上水泥，四邊還沒圍上欄柵，一切顯得沒建設、沒秩序，但，我可以清楚記得那個角落，擺的是甚麼攤子，大帳篷在東北角架起來的是夜市心臟節目：『咚咚啞』。我不知道它的正式名堂，父親總說：『我們看咚咚啞去。』而大帳篷外邊，總有人敲着鑼鼓，單調聲響就是：咚咚啞。賣藝者響亮的呼叫，告訴人們帳內表演些甚麼。有時深山大野人，有時軟骨美人，有時是吞火吐火，甚至有時只擺着一隻兩頭雞。給一角錢，就可以進帳裏去看。」²

小思〈灣仔（之一）〉

經過灣仔，大家會發現，有一地方，似乎沒怎樣改變——那就是修頓球場了。這裏好像時刻都有人在踢足球、打籃球、跳舞，甚至只是坐在觀眾席閒聊，在大時大節，球場更會舉行大型活動——時光倒流大約五十年，在香港足球事業最蓬勃的時代，修頓球場孕育過不少足球名宿。不過，當時的修頓球場並非只是一個「球場」，它更是小思老師文中提到的表演大帳篷，而看「雜耍」就是灣仔街坊的娛樂。此外，劉偉成先生回憶，當時的修頓球場

¹小思：《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8-9頁。

²小思：《思香·世代》，香港：啟思出版社，2014，19-20頁。

還是籌辦福利活動的集中地，有很多穿着白背心、短褲的赤腳小孩，聚集在球場流着口水，排隊拿福利團體派發的食物和汽水……把這些畫面拍下來，就是一張張溫情洋溢的黑白照。說起來，筆者也曾經有幸在修頓球場參與籃球比賽，記得當時雖已夜深，卻還見一眾灣仔街坊：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懂籃球的、不懂籃球的，都聚在一起，一邊高談闊論，一邊看球賽——看來即使時光轉了一個又一個的急彎，不變的是，修頓球場始終是把灣仔街坊，甚至是所有香港人聚在一起的大平台。

不變的建築，怎會只有修頓球場？軒尼詩道有一建於1936年的紅磚教堂，是灣仔近一世紀以來的地標，為甚麼說它是灣仔地標？劉偉成先生提出兩個具體事例：小思老師在散文〈別矣紅磚〉記載老詩人鷗外鷗和作家李育中，闊別香港五十多年後，回到灣仔，惟一認得的建築物就是紅磚教堂。也就只有紅磚教堂，才能令他們確信那裏是灣仔；此外，要在灣仔指路，只要說「看到紅磚教堂後，再多走幾個街口」，方向就清楚了。看來，只要紅磚教堂一直屹立在軒尼詩道，任新式大廈如何「轟炸」灣仔，老灣仔也不會迷路。當然，紅磚教堂的作用不僅用於認路，位處金鐘商業大廈與灣仔平民建築的交界的它，肅穆寧靜，好像是對汲汲營營的行人的安慰。時代轉了急彎，附近的事物也隨之翻天覆地，卻仍有一處心靈歸宿待在這裏，是值得感動的事。

「我不想描述回家路上所見的恐怖情形，只說一件事就足夠，回到家，我的鞋底和鞋邊上，都凝着血塊，踏着多少人血，可以想見。從來，轟炸時，我都在家，只有這一次——最慘烈的轟炸，卻在受炸中心的街上，注定我遇上了，留一條命，目擊戰爭的殘酷。七歲的孩子，給嚇壞了，不言不食，病了好幾天才康復。我珍惜一切生命，因為七歲時就懂得死亡。」³

小思〈大炸灣仔〉



若說紅磚教堂是老灣仔的共同回憶，那麼萬茂里被水泥牆封

死的一處，應是老灣仔刻骨銘心的共同回憶。那裏原是一個防空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佔領香港，當時灣仔不少樓房被徵用為日本軍官宿舍，盟軍轟炸日軍據點時，灣仔民居經常被誤炸，防空洞變成了老灣仔小時候保命的地方。有老灣仔憶述誤炸灣仔的歷史：街道鋪滿瓦礫和屍體，屍體多得使人麻木了。劉教授提到當時有人為了看賽馬，輕快地踏着路上無數的屍體趕路去，而途中面不改容。炸彈的轟炸有多慘烈，讀小思老師的描述便能猜想一二，一幕幕轟炸的畫面，成了多少人的陰影，又使多少人的心從此麻木？然而，既經歷過生死，這段記憶就成了一羣老灣仔心中的烙印，也成了大家的默契。老街坊擁有這生死之間的默契，也是灣仔與眾不同的地方。

回憶很奇妙，妙在它轉化成別的東西，上述的灣仔老街坊把回憶都轉化成了文學——小思老師把她對灣仔的感情化成多篇散文、修頓球場成了《蝦球傳》王狗仔買賣「老鼠貨」的地方、在球場賣玉器的阿伯仔成了詩人乞靈筆下的主角、防空洞的逃生經歷令歐陽乃霽先生的作品情節驚險萬分……看來，回憶轉個彎，便能轉成讀者的回憶。

一個城市的發展，必然經歷如轉急彎的轉變，慶幸的是，儘管灣仔轉過無數急彎，街坊的灣仔回憶仍永存心中。然而，在灣仔轉過一個急彎，我就知道，在記憶成為回憶之前，我們就應該盡力珍惜——保育，並非是在失去的時候，才懂得喊的口號。



³小思：《彤雲箋》，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97，99-100頁。